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濳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隱逸傳第一

范史始立隱逸傳謂之逸民晉宋隋曰隱逸齊曰高逸梁曰處士後魏曰逸士今總曰隱逸

殷

伯夷叔齊

前漢

四皓　嚴君平　鄭子真

後漢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魏

張臶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

晉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元之

陶淡　陶潛

殷

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國於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
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
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臣謹按呂氏春秋伯夷叔齊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
已沒武王使叔旦就膠鬲而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
列又使召公就微子而盟曰世為長侯守殷之祀為
載書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之時祀盡誠而不祈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不以人之壞而自成不以人之卑而自高今周見殷之僻亂而遽為正之與人謀而行貨阻兵以威保割牲而盟之以為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今殷無道而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之山而餓死

臣又按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

之中高誘云在洛陽東北故此二山並有夷齊祠焉

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

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

惑今據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以隴西者為近是

前漢

四皓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甪音祿此四人

者為秦博士見秦之亂避地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

高祖滅秦聞其名召之不至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呂后

用張良計使太子卑辭厚禮以安車迎之四人既至他日從太子侍上宴高祖驚而異之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中惠帝立嘗寵四人以三公之位俱不受而去四人既不自標顯其名氏故世但稱四皓云

臣謹案顏師古匡俗正謬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近世商於耕夫掘地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主綺里季神主用里

先生神主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有
誤然則園之爲圈信矣特册牘傳寫之訛耳
嚴遵字君平一云名尊蜀人也君平隱居不仕卜筮於成都
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
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
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
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

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其時有谷口鄭樸者字子真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安貧樂道耕於

巖石之下竟不詘而終

臣謹按類說云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後漢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

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

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髙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懐慣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秖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

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隂陽懐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為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懐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

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鬬日既交刄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轝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髙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毁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圖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

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
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
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
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
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

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
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
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
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
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
獨建冀與州兮尚賢逍遥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
覩兮我悦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

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
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曰臭悼吾心兮不
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
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
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

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武初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産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隐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

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廉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使明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

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

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蓋聞黄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絶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

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瑶隱於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簒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

迫之乃遯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

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賛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矍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奥幽居恬薄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元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廵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

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

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

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也少游太學學兼内外後歸鄉里

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竫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竫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

章麟鳳龍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𤦺𤦺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𤦺門陰𤦺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

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屢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

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騎將軍趙

儼尚書黄休郭彛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或言莫知其所出漢靈帝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

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

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輙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漲輙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至嘉平中太尉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我應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

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令討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㲉祝㲉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謂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為吳羖䍽為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覿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邪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復又挑欲與言遂不

肯復應後歳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容三輔曉知星歴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歳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敗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黄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甂甎為障施一廚牀

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食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書於衆輩中最為元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

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帑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其後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自覆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米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

脯糒及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没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娱我以為

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濵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元鳥紆幕而不被害鶣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圜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

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蟣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

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

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𡨋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觴挑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肴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黄公之髙節又問卿居海濵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鯸躍後作鯆鮃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㝠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閒曲乎統曰先公惟寓嵇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

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
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
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
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
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嚮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
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燿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襡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

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逺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别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為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貴

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是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特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於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

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貞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髙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禄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

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彦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禄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隷校尉

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為伯夷
叔齊復在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
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為朝廷惜遺賢之譏也
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
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
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學簞瓢詠業長而彌堅
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
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

內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俱歡娛耳何以愧為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黄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

年卒年七十八

曾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别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别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而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

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絶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絶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

滎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為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

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
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
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裒
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
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
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
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
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湃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宏薦朝為零陵太

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
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與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
守道者懷韞匵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
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
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竒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
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
尚奏可而朝不就終於家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

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
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
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
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
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
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之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
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
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

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閑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真

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

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

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
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陥乃步擔入吳興餘姚
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
亦無壁障時猛虎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
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
竹實貿鹽以自供人或讎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
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
不逆而已有猛虎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

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虎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虎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嘗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勌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户内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

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積然踑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虎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

人無害虎之心則虎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

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蘓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賛頌其美云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
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
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
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
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
雨百姓飢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
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
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

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殫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孫武昌人故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温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毁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
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
也陋感此言然後從言由是名著海内簡文帝輔政命
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
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桓歎曰會稽王尚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
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

三禮注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
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内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
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
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於時高密劉鰤字長魚
城陽郉郁字宏文並有高名鰤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

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教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𦖉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𦖉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将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

畧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

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
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
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
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
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
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虎大發僮客以充戎
役敕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

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𤧬

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

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焉欲彊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

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於家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闗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

石虎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勸以歸身本朝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

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

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隂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宏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元於衆妙之内宅不彌𤰞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黙妻之髙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元居先生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

親言欲所論授須傍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

劉曜僣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

於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虎

嗣偽位備元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

見虎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

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虎

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

深致虎每欲觀其真趣乃容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

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畫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頼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深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其後秦人西奔凉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并為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賔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虗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

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静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

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子弟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

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襃賜命服謚曰安

道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産業食不求美衣必麤蔽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輙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字令艾敦煌効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

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

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
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
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
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
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
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
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元虛
先生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元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

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譏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

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徴璃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璃璃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絶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璃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璃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

令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上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壁閣飲氣而絕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詣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

温常往造焉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

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

於山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

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

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山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

闕之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愽士累徵辭父疾不就
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恂有别館在虎
邱山逵潛詣之與恂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元慮逵遠
遯不反乃上疏乞絕其召命帝許之逵復至剡後王恂
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
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
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乞加旌命以參
僚佐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

起尋卒

龔元之字道元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元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卭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元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㫖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

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

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潤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甞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餐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録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

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
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
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
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
秫稻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
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

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
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
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

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既絶州郡覲
謁而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
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
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
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
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豈
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
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龎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讌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乗答云素有脚疾向乗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輙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

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潜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有酒適輒撫弄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或造之者有酒輒設潜若先醉便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真率如此客有候潜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潜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甘心良獨罔罔少來好讀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耳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良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

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以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